



栗谷全書 二十七

経遊日記

二十七

~16
2426
27



和
2426
37-27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八目錄

經筵日記

起 明宗乙丑至今 上辛未八年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lines, currently empty.

卷二十八

參贊宋麒壽為獻官識者尤其變禮二十八日卒哭
 自上及百官皆著黑笠識者恨其從古之速蓋我
 朝喪禮雖不盡合三代之制若比中國則頗詳密漢
 唐以來所未有也卒哭前上下皆著衰服卒哭後視
 事時權者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著白衣笠帶
 凡于喪事著衰服此 祖宗朝法制也 成廟朝議
 者以為既著烏紗帽則笠亦當黑于時無有據禮爭
 之者遂於卒哭後著黑笠 中廟賓天柳灌為摠護
 使建議曰衰服尙未脫而遽著黑笠既乖禮意且非
 祖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 明宗初柳灌等被禍議
 者曰白笠非古制乃柳灌所定遂定黑笠之制 文

元本月數
 別行今用
 丁卯以後
 例加圈

定王后初喪禮官依五禮儀定白笠之制尹元衡見
 儀注曰白笠乃柳灌所建之議今不可遵用大臣皆
 從元衡之言遂改儀注朝臣知其非莫敢發言○八
 月削尹元衡官爵放歸田里元衡 文定王后之弟
 也為人陰毒嗜利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
 無子 明宗幼為大君 仁廟之舅尹任與元衡及
 其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護 東宮為名欲
 以傾 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
 尹之說自此始起安老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託外臣
 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

仁廟將大漸語大臣曰 中宗嫡子只有吾與大君而已吾歿大君可以紹統 仁廟賓天大臣迎明宗卽位元衡等欲乘時構禍乃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光準等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欲謀反逆廢 主上將立桂林君璫且憚鳳城君屹之賢亦指以爲奸臣所推戴遂告于 文定下密旨起大獄一時士類鮮有脫其禍者遂錄衛社功又恐公議之不泯街巷之議稍有異己者輒指爲逆黨由是道路以目元衡之勢大振又恐元老爭權嗾有司論罪竟至賜死弄權射利無所不至京師有大家十餘貨財充溢其中服御之僭擬於 大內又黜其

妻以妾蘭貞爲妻甚嬖之所言皆從納賂攘奪亦多其妾所贊也秉生殺之柄者二十年士林含憤莫敢發至是大司諫朴淳議于兩司合 啓請遠貶伏閤累日上自三公下至抱關莫不一口請罪乃 命削奪官爵放歸田里禮曹判書尹春年亦論罷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上疏請元老罪因此發身驟歷清顯輕肆自信浮薄之徒多從之講學春年妄自尊大以師道自處自謂得道而其所論說皆收拾佛老緒餘實無所見識者笑其妄作但居官稍廉故聚怨亦輕只罷其職○九月 上不豫時順懷世子已卒國本未定人心危懼領議政李浚慶等請預定國本尙

此下一本
有成憐元
一段元本
以墨圈之

未蒙 允及 上疾篤 中殿下一封書于大臣處
 只使大臣見之其中書 河城君之名蓋 中殿承
 上意欲於不諱之後立 河城君也 中殿下教疏
 放欲移李樾等于近道且釋尹元衡大臣以為不可
 乃止李樾 中殿之舅也有寵於 上驟陞二品貪
 權喜事專以諂媚求合 上意一花一禽稍可玩賞
 則莫不求致以進內結 上心外合黨與李戡權信
 尹百源李翎高孟英金百勻等為其腹心爪牙勢焰
 翕赫人莫敢正視樾之子廷賓愚騃不曉事情人作
 表遂占魁科數月之內歷揚清顯欲做吏曹郎蓋時
 人以吏曹郎為極選必待薦乃補時吏曹佐郎尹斗

金從

壽不肯薦樾聞之大怒吏曹郎官懼其威竟為之及
 樾為吏曹判書憚士林清議不泯嗾大司憲李戡等
 欲禍士林 啓請黜奇大升尹斗壽朴素立尹根壽
 等皆奪官爵李文馨許暉等皆得罪蓋奇大升有名
 士林聞李文馨許暉為士林所許尹斗壽朴素立為
 吏郎時見忤根壽亦議論明白故皆為所忌兩司入
 啓時李戡等欲以此數人為乙巳餘黨正言李彥怡
 不可曰當以其罪罪之何必作浮論乎議遂止彥怡
 附樾而其言如此人莫不異之於是士林惴惴莫保
 朝夕府院君沈鋼甚不平招副提學奇大恒語樾之
 失大恒初附樾及聞鋼言乃寤與同僚上劄論樾等

之罪 中殿素不慧樑及樑益悖頗諫 上請不用樑及玉堂上劄 上大悟竄樑等于門外盡遞言官以奇大恒爲大司憲於是兩司伏閣請遠竄遂流于四裔奇大升等皆復職時人指奇大恒爲徐霖蓋霖本以強盜林巨正之黨自首于官免罪導官軍獲巨正故也○十月 上疾瘳大赦加百官資建儲之議復寢○十一月尹元衡死元衡既失職百姓聚于街路罵詈投瓦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交河又恐怨家尋逐遂潛徙于江陰與其妾蘭貞日日含憤對泣時元衡前妻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狀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氏刑曹以爲綱常大變非該曹所能決

啓移于義禁府追捕辭連者於是兩司玉堂請下蘭貞于禁府 上不忍寘法久未 允俞蘭貞聞之甚懼人或誤傳禁府都事來矣蘭貞大驚飲藥自盡元衡大慟不久亦死聞者相賀○十二月左議政沈通源請免三公之職三日十 啓乃 命遞職通源素無名望以外戚發身位至左相惟以貨賄爲事實與元衡聲勢相依及元衡敗通源不自安懇乞辭職○以李滉爲同知中樞府事有 旨曰予以不敏似乏好賢之誠自前累召每辭以老病予心不寧卿其體予至懷斯速上來滉自少志道晚境尤勉礪學問甚精密不樂仕官退居于禮安難進易退時人仰之若

泰山北斗至是元衡既死士林想望治化及 召滉
之 命一下人皆欣抃

二十一年正月開城府儒生焚松嶽淫祠 王大妃
使中人往止之儒生不聽 上命禁府拿儒生來欲
治其罪廷臣多諫之以至學館之生上疏爭之乃
命釋之初民俗好神道作祠于松嶽名曰大王祠舉
國奔波事之甚謹糜費不貲以至男女混處多有醜
聲儒生輩發憤焚祠毀像識者快之○三月以李滉
爲大提學時重望屬於滉大提學洪暹辭其職讓于
滉○鈴平府院君尹漑卒漑爲人精於細故不識大
體人或以知禮稱之附元衡以致相位其餘不足觀

也○四月李滉辭病不來于時 上眷甚重雖牛童
走卒莫不慕其名皆欲一見其面滉終不起識者以
爲憂○罷兩宗禪科去內需司印信初僧普雨以設
無遮大會爲僧俗所推敬聲聞于闕內上罔 文定
王后因之得勢誑惑世人大張佛事設兩宗禪科普
雨自稱得道居處僭擬 大內 文定賓天之後朝
廷及儒生連疏請罪流于濟州爲牧使邊協所殺兩
宗禪科尙未革罷至是兩司 啓請罷之內需司本
不設提調用印及用印之後宦者馮公濟私頗有作
威之弊至是以兩司之 啓去其印凡革二事中外
大悅

二十二年四月 王孫師傅韓胤明歿初 上念無
嗣別擇儒士教誨諸 王孫欲觀其學問之成就以
擇可者胤明爲師傅胤明少而志學動遵規矩甚有
令譽晚而從仕雖不克成德天資粹美作事敬謹近
世所罕人物也士林惜其早死○五月領議政李浚
慶辭職凡三 啓 上許之玉堂上劄請畱乃 命
仍任是時羣小雖退流言未息人心疑危恐有乘時
釀禍者若浚慶罷相相非其人則無以鎮物故玉堂
之論如此浚慶雖浮沈取容而中心常存扶護善類
之念故爲時議所重○古阜郡守鄭復始上疏請雪
乙巳黨人之罪自 上甚怒人心尤懼以復始爲不

知時務○六月二十七日 上疾粹重不省人事醫
官問于藥房提調沈通源曰欲用野乾水不敢自擅
通源使問于領議政李浚慶浚慶曰疾病用藥豈有
上下當隨證用之問于左議政李寅則寅曰豈無他
藥用此陋物議不一時右議政權轍奉使往京師大
臣只有二相及通源而已 中殿命禱于上下神祇
且疏放罪人日午 上疾尤篤雖覓野乾入內未及
進 御夜三更 中殿急召大臣浚慶等與承旨史
官入 寢殿 上已不能言且不能視內人以冠帶
置于 臥內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終不
應浚慶等使史官大書其名舉于 上前亦不視無

如之何浚慶等乃 啓 中殿曰事已無可奈何當
 定 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當有指揮
 中殿答曰乙丑年危急時曾以 王命下一封書當
 以其人為嗣浚慶等拜伏地曰 社稷之計定矣浚
 慶等出會賓廳俄聞哭聲已 昇遐矣浚慶等使都
 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
 將士迎 嗣子于德興邸陽元將出黃大受曰當迎
 某君耶何以不問大臣陽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也
 大受曰雖已定必聞大臣之言可也乃問大臣曰當
 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第三子 河城君也陽
 元等至邸衛士未集雜人闌入不可禁抑陽元等呼

元

元本此上
 有今上
 實錄卷之
 一七序

鄭昌瑞通謁而已不明言迎某君大受曰當請三
 王孫皆出親見 嗣子然後乃可扈衛陽元問昌瑞
 曰何君裝束昌瑞曰宮中亦知是 河城君也陽元
 等乃請見時浮薄者妄言扈從者有功爭錄其名宮
 奴以其錄授陽元等陽元等受之日高 嗣子入景
 福宮恤宅宗厥後臺諫 啓請焚其名錄陽元等皆
 罷

隆慶元年丁卯

明宗大王二十二年六月辛亥子夜 上大漸 王
 妃急召大臣領議政李浚慶沈通源入見于 寢殿
 上已不省事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等來 上不應

使史官書二人名舉于上前亦不視無如之何凌慶等乃啓于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社稷之計主上不能顧命中殿須有指揮王妃答曰乙丑年曾得上旨當以此人爲嗣二人拜曰社稷之計定矣俄而二人出左議政李冀亦至會于賓廳是曉明宗大王昇遐大臣使承政院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令上于德興邸陽元只受往迎之命不問迎某君而徑出黃大受執陽元帶問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耶陽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草乃問大臣曰當迎德興君第幾子乎大臣曰

河城君也大受遂書于紙舉示大臣而袖出陽元等至闕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稷洞去闕西門不遠陽元等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猝不可失儀以駭瞻視陽元曰什處得馬時百官多入闕散矣馬從在門外大受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邸則侍衛未集雜人闌入天曙衛士始至陽元不明言迎某君只呼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于誰耶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褰簾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孫三人豈可不明言乎當請三王孫皆出親見然後乃可扈衛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前日所定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天

顏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妄言扈從者當錄功於是
全集記名以授宮奴朝士亦有求錄者宮奴以錄名
之簿授大受曰 嗣子命藏之矣大受不受曰 嗣
子今日豈有命令耶宮奴乃授朴素立素立受之日
高陽元等皆服黑衣侍衛之士皆服吉 上著白衣
烏紗帽入景福宮恤宅宗羣情大安素立以錄名紙
到政院人多譏誚素立謬曰吾以爲扇封耳厥後臺
諫 啓焚其錄劾罷陽元等

謹按李陽元終不明言迎某君者其意安在此不
過欲防不測之虞耳乙巳 仁廟之昇遐也 明
廟以介弟受 遺命入承大統而羣奸猶煽擇賢

之說以芟士林况今人心危疑 顧命未顯倘有
奸人陰主他 王孫變生意外則往迎令 上者
豈能免誅乎陽元之計可謂密矣鄙夫謀身至於
此極可哀也哉朴素立惑於宮奴之說袖藏無賴
之簿其亦可羞也哉 聖主初薨四境喪考至於
嗣子已著白衣而侍衛之臣乃著吉服何耶彼其
之子平日行呼唱於道路自謂不後於人及其倉
卒之際顛倒失措塊不守形脫有禍變驅迫以死
則其能抗節不撓乎噫彼發蒙振落之輩尙奚足
云此時 嗣位纔定人情大安者是李浚慶鎮物
之功也若使尹元衡輩當國則安能若今日之帖

然乎易曰小人勿用於此允驗矣

上是德興君第三子也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大行王無嗣默眷已定每召見必嘆曰福哉德興乙丑秋大行王疾甚篤大臣以建儲爲請 王妃以 王命下一封書于大臣密定儲嗣乃 上也俄而 大行王疾瘳建儲之議中止然眷注不已頻召試學業恩賜聯翩但未有名號而已別擇師傅以教誨之韓胤明鄭芝衍與其選 上讀書甚精有時疑難出人意表師傅不能答至是入承 大統○壬子設修撰廳撰 大行王行狀將以請諡于 天朝也大臣請開史庫以考實迹史官不肯開上劄請勿觀史兩司

亦 啓請勿開乃止

謹按秉筆直書史官之職也不罪良史朝廷之責也史官之祕藏非其任也但人君平日自覽史冊則史官畏誅不敢直書故前世史官或有祕而不進者矣近來史禍甚慘史官尤以深祕爲其職此亦出於不得已也但修撰行狀非平時之比於此不攷實迹則無所用其史矣可謂懲熱羹而吹薤者矣

七月丙辰令 上卽位于勤政門是日成服 上當卽位牢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 王妃亦堅請乃出次 御勤政門猶不敢上御座大臣及政院 啓以

宗社大計不容私意良久乃坐受百官賀尊 王妃
為 王大妃大赦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既卽
位動遵禮法 前王時內班長番宦官甚多 上命
減其半常閉戶默坐不與宦寺接言朝野想望 聖
德之成就焉 上之乳母乘有屋轎入闕見 上有
所干白 上不悅聞其乘轎乃吐曰汝豈可遽乘有
屋轎耶 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庚午 詔使翰
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入城國等以頌
新皇帝登極詔事東來至安州聞 大行王之訃疑
國中有變問譯官曰 前王有嗣子否曰無矣又問
首相為誰曰李浚慶也曰國人以為賢而信之乎曰

賢相也國人信之兩使曰然則無虞矣 上以權知
國事衣袞冕七章之服迎 詔于郊外接待無違度
兩使注目不暫輟嘆曰這等妙年動中禮節得此賢
君東國之福時 上春秋十六矣明日兩使以素服
弔喪又明日謁文廟因坐明倫堂儒生二千餘人拜
于庭兩使起立答揖甚肅謂館官曰益見東方禮義
之盛癸酉 詔使發程出京城百官祇送列立道左
兩使下車肅揖乘轎貌甚恭恪不寧也兩使皆有清
德許能文章矣○上 大行王廟號曰明宗 明宗
平日常曰得諡為明足矣至是適用明字 王大妃
泣諭羣臣以平日之言○以白仁傑為弘文館副校

理仁傑尚氣槩喜敢言乙巳秋羣奸將託密旨以害士林仁傑時為獻納獨啓言密旨之非正言柳希春見其為吐舌曰壯哉於是下獄罪將不測適有救之者免死被謫明宗末年復其職累遷楊州牧使至是入玉堂○以李滉為禮曹判書滉守道山樊人望日重明宗累召不至末年召滉使接待華使滉乃至未及拜命明宗昇遐滉因在朝撰明宗行狀及拜宗伯乃辭以疾上曰聞卿賢德久矣如此新政之時卿若不仕豈安於心乎宜勿辭滉終無供職之意李珥謁滉曰幼主初立時事多艱揆之分義先生不可退去滉曰道理雖不可退以吾

身觀之不可不退身既多病才亦無能為也時成渾拜參奉而不來座客有言成渾何以不來珥曰成渾多病不堪從宦若強之仕則是苦之也滉笑曰叔獻珥何其待成渾厚而待我薄耶珥曰不然成渾之仕若如先生則一身私計不足恤也使渾趨踰末官何補於國若先生在經席之上則為益甚大仕者為人豈為己乎滉曰仕者固是為人若利不及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為也珥曰先生在朝假使無所猷為而上心倚重人情悅賴此亦利及於人也滉不肯謹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李滉以先朝遺老既復立朝則當輔佐新王知其不可然後乃

退而懇辭不已其易所謂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歟

八月 明宗之喪當以十月葬而日官以爲不吉大臣與日官定議以九月卜葬乃第四月也生員李愈上疏譏其渴葬 王大妃下教曰凡吉凶在於天命日官之言何足取信定于十月可也大臣以爲難大妃乃命於十月十五日下午 玄宮曰雖不吉亦可用也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李瑩 啓曰葬日不擇吉凶雖是盛意但安厝 先靈而用凶日則恐在天之靈亦未安也 大妃乃從其請 謹按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定制也古者未聞擇

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不能將順其美反以左說爲重大臣之無見如此時事可知已

禮曹判書李滉解官歸鄉滉累辭以病乃許遞職明日滉不辭朝而歸議者或以 山陵日迫不會葬而徑歸爲非矣蓋滉學問精詳人以大儒目之望其輔幼主致太平而滉自謂無經濟才故難進易退如此○吏曹佐郎李珥患銓曹政事不用公道乃謁判書朴永俊曰方今之弊守令侵漁邦本憔悴欲擇守令莫如擇初入仕者初入仕者皆以干請而得故仕路無由得清邦本無由得寧今值 新政之日正是機會請自今務張公道以革宿弊永俊面諾之及爲政

乃因循舊習不用公道珥嘆曰痼疾誠不可醫也○
以白仁傑爲弘文館直提學仁傑久廢復用猶忼慨
論議不以老自沮人倚爲重○九月沈通源有罪削
奪官爵放歸田里通源沈連源之弟也於王大妃
爲從祖季父少時累舉不中甚不得意金安老當國
通源對策于大庭指安老爲忠謹遂擢魁科中廟
甚不韙之故未得顯官及明宗卽位以姻戚發身
驟歷清要遂陞台府爲人庸懦無廉隅處事含糊而
貪黷無厭賄賂輻輳門如市肆其長子鏞及季子鏗
爭以射利爲事奪人臧獲財產無異盜賊僮僕效之
亦爲民害李樑縱恣實與通源聲勢相倚樑旣敗公

論欲發畏其盤根未敢也尹元衡之敗通源自知不
爲士類所容遂辭相位鬱鬱不得志通源雖非可畏
之人而士林恐有姦人陰主通源而得肆其術故甚
以爲憂至是公論乃發三司同舉以至三公率百官
立庭請竄遯月乃命削爵放歸○癸酉葬明宗
恭憲大王于康陵大臣以上幼冲請勿會葬故事
自 上未得會葬則立主奠時例以三公爲獻官
是時大臣不考古例不肯爲獻官以秩高宗親代之
其忽於禮如此

謹按立主大事也自 上不會葬則三公爲獻
官者重其事也是何難行之禮而三公莫之行耶

嗚呼 山陵石物儀仗必侈於前禮文喪制必殺於古如水益下不知終何如也

十月丙戌 明宗大王卒哭 上下著白笠始復五禮儀之制五禮儀卒哭後以烏紗帽角帶白衣視事而燕居則著白笠蓋以烏紗帽爲權制視事之服也成廟朝議者以爲紗帽旣用烏則笠亦當黑當時廷臣皆不識禮意遂用黑笠厥後因循未改 中廟之喪左相柳灌以爲燕居若著黑笠是卒哭後脫喪也乃用白笠之制 仁廟之喪灌等旣死大臣以灌議爲非還著黑笠 文定王后之喪禮官有言卒哭後當著白笠者尹元衡爲首相厲色曰此柳灌之議也

衆懼不敢更議至是始復五禮儀之制○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下教曰大臣何辜過在君上若有賢士沈滯者無辜被罪者則悉皆疏解敘用於是大臣以乙巳以來被羅織者列錄以上或請放還或請復職宋麟壽等還給職牒人心大悅時領議政李浚慶亦主論甚力僚議有言作事無漸恐有後患者浚慶亦不顧識者多之○宋麟壽爲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時未學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棲廬幕其雛皆白色人以爲孝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仁廟初年士林倚麟壽爲重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

業羣姦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權臣李芑等會賓
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麟壽名芑大點之鄭順
朋曰惜哉此子愿慙人也芑顧曰鼓擇賢之說者不
死而何順朋無語麟壽遂死臨死捧毒藥自思良久
曰我不知何故至於死也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
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
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及治也○盧守慎柳希
春金鸞祥等皆復官爵乙巳得罪之人也被誣二十
餘年始蒙 恩命盧守慎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科
歷清要乙巳姦黨忌其名遠竄之守慎謫中問學益
精有時吟詠多發於忠君愛親之至情著夙興夜寐

箴註旨意精明士林傳誦清名益播至是拜弘文館
修撰柳希春博覽強記亦有時譽○大臣請遵舊制
復常膳 上不聽三公率百官堅請乃 允我朝
祖宗之制卒哭後自 上用肉膳乃命羣臣開素故
也是時 上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官學未博者多
憚於入侍矣朴淳入侍後出語人曰瞻 上玉容真
英明之主卒哭前 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
語羣臣頗疑闕略卒哭後則反覆辨論出人意表是
行倚廬不言之禮也羣下不解 上意耳○尹春年
卒春年爲人輕浮自信其學甚駁掇拾佛老緒餘以
自張太自稱得道且自謂深曉音律又曰見人數句

短篇亦可知其人賢否壽夭貴賤云初附尹元衡擊去尹元老以此驟至大官聚徒講學妄以師道自處浮薄求名者多從之遊論議風生動引聖賢其言曰聖人無他只是合天心者耳不論是非義利而只以成事謂之合天心又曰金時習東方孔子也不見孔子則得見悅卿可矣其所取乎時習者皆諺傳怪詭之迹實非時習所爲也僧普雨自稱悟道見春年呈所見春年大賞之謂人曰普雨因禪學悟心知止而功未至於定其誕妄多類此春年不喜酒色故其門徒雖沈湎淫泆者每見春年必自謂止酒屏色以相欺誑人皆指笑之但春年稍廉不受賄賂以此或有

取者位至六卿多所改革自謂行道及元衡敗春年貶歸鄉里熱中飲冷發病而死○沈銓有罪削奪官爵銓通源之從子也貪鄙無倫以椒親之勢驟踐華要出牧大州專以浚剝網利爲事公語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生但我終不害士林安自裕謂人曰沈叔平字銓直士也人問何故自裕曰不隱其貪聞者冷齒至是兩司論削其官民多攘臂罵詈者○以閔箕爲議政府右議政左議政李黨以年老懇辭相位乃以權轍陞左相以箕爲右相冀遷領中樞府事箕少有儒名及立朝浮沈取容別無建明但以好善見重於時是時洪暹吳謙居亞相之位皆非人望

故箕越次拜相○金明胤有罪削奪官爵明胤少有善名以賢良之薦擢科及薦舉科罷後明胤還著儒巾入場屋復登第不顧是非惟以發身為急乙巳之難希權姦旨誣 啓鳳城君旣為尹任所欲推戴桂林君璠亦窺大位於是巨禍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宗末清議復發姦勢表明胤乃於 經席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冤枉請稍伸雪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等之被 召也明胤欲阿善類白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臺侍之任其龍斷之術老而益巧士林憤疾之至是削爵猶以得保首領為未快矣 仁廟之初立也士林興起臺官欲 啓雪已卯之冤其 啓辭有

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何以可抹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舉科革罷後復負冊祇入科場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明胤也後仁傑見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為的論○ 贈趙光祖李彥迪權檣皆為議政諡光祖曰文正彥迪曰文元光祖字孝直少從金宏弼學天質甚美志操堅確見世衰道微慨然以行道為己任動遵繩墨高拱危坐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終不少撓以卓行薦為司紙光祖嘆曰我不求爵祿而乃有是除寧赴科出身以事 聖主遂應舉登第

選入玉堂 經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
 興至治之說反覆 啓達辭旨勤懇 中廟傾聽一
 歲中超拜副提學光祖遂以致君經濟為志知無不
 言多引清流布列朝廷欲革近代拘常之習以遵古
 先哲王之軌于時流俗大臣多不悅而莫敢言士林
 興起而間有好名者雜進論議太銳作事無漸光祖
 曰做事不可卒迫當以漸進每抑儕輩之喜事者於
 是浮薄之徒反以光祖為色莊至有欲論劾者光祖
 自知事必敗白 中宗曰臣學術不足而爵位過高
 欲得一閒僻之郡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而 聖
 明不許故眷戀遲回臣罪大矣是時南袞沈貞以傾

險得罪於士林欲革面以託清流而士類終不與故
 懷憤未發及光祖為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
 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俗語呼其典袞等潛
 以得人心為飛語因洪景舟之女洪嬪使聞於 中
 廟 上心不能無疑初 中廟之反正也朴元宗等
 多以干請錄功物論囂然稱濫光祖等以為士習不
 正知利而不知義當汰冒濫之勳以塞利源遂率臺
 諫伏閣請汰靖國功臣濫偽者累月而不 允爭之
 甚力至於辭職竟得請 上心益厭之南袞沈貞洪
 景舟等潛因洪嬪告密夜啓延秋門入侍不使史官
 參聽莫知所言云何 上乃夜召領議政鄭光弼等

議光祖等罪光弼營救甚力 上使南袞等傳旨下
 光祖及金淨金湜金綵奇遵朴薰等于義禁府是時
 清流一網打盡朝著殆空 上命光弼為政事光弼
 等退至賓廳光弼熟視袞而不言袞退語人曰鄭光
 弼之日也光弼以柳雲為大司憲李思勻為副提學
 斯兩人內有志槩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等者也袞
 等以兩人忤光祖不疑也時人服光弼之識鑒禁府
 推官請加刑訊 上命照律推官金詮等當以姦黨
 之律當斬籍其家孥其妻子 上曰朝廷以此成罪
 矣乃 下教曰光祖金淨金湜金綵四人賜死其餘
 竄于遠方時日已昏矣光弼等大臣聚于賓廳光弼

身從金

此開疑
有關誤

身從金

聞賜死之 教驚懼捫燭嗟惋乃復力請減死 上
 乃命杖而流之光祖路遇李思勻承 召上京思勻
 執手款語曰子於中庸尚未熟讀况可做唐虞事業
 乎中庸不言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未有不裁及其身也宜乎子之不免也
 子今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愛時柳雲率臺諫請曰
 殿下復用光祖 君臣如舊則臣等當就職不然則
 請殺臣等以快姦人之心廷爭累日卒被劾遞思勻
 至京亦救光祖等與雲等皆罷 上亦免光弼相朝
 臣更無言者光祖竟不免死臨死仰天吟詩曰愛
 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國人悲之初光弼務守舊規

光祖欲復古道兩人持議不合而光弼出死力相救
人推其德量我國理學無傳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
而規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緒而猶未大著及光
祖倡道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學者光
祖之力也

謹按古之人必待學成乃求行道行道之要莫先
於格君惜乎趙文正以賢哲之質經濟之才學未
大成遽升當路上不能格 君心之非下不能止
巨室之謗忠懇方輸讒口已開身死國亂反使後
人懲此不敢有為豈天未欲斯道之行歟何其生
此人而不使之成就歟文正雖於進退之幾有所

未瑩學者抵此知理學之可宗王可貴而霸可賤
其有功于斯道不可泯也宜乎後人仰之若泰山
北斗而寵命之錫久而愈隆也

李彥迪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手不釋
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
以道學推之但無經濟大才及立朝大節乙巳之難
彥迪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權
姦作推官以拷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訊仰見
彥迪作推官乃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彥迪字之手
乎彥迪後悔稍與權姦立異竟得罪削功遠竄而卒
謹按道學之名非古也古之爲士者入則孝出則

弟仕則以道事君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此者謂之善不如此者謂之惡不以道學別立名目及其世降道衰聖賢之統不傳惡者固不足道矣雖所謂善者亦徒知孝友忠信而不知進退之義性情之蘊往往行不著習不察於是擇其窮理正心以道出處者目之以道學道學之立名衰世之所不得已也此名既立姦人或指而斥之反使不容於世吁可悲矣嗚呼道學之名既出於衰世而世尤降俗又下則又以能讀經著書者目爲道學其於心性功夫出處大節有不暇恤者尤見世道之變也趙文正之學雖有所未盡觀其立朝惟以行道爲

務非三代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其得道學之名固宜矣若李文元則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於著述耳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道之責乙巳之難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作推官參錄僞勳雖竟得罪穎亦泚矣烏可以道學推之耶噫文元雖不可當道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多得斯人之不容於世豈不可痛惜哉權檄於乙巳之變爲兵曹判書柳灌仁淑等初被竄謫檄抗言竄逐大臣而非其罪辭甚切直彥迪以院相在政院見檄啓草驚曰若如此則尤挑禍階乃抹去其言辭之尤直者檄抱膝而歎曰如此抹去則

寧可不 啓彥迪曰直言挑禍無益於國卒改橐以啓翁被 文定之怒權被謫而卒

謹按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追削南袞官爵袞少以文名世急於進取誣告村耕謀反抵死由是不容於清議竟與沈貞陷趙光祖盡逐善類士林以為罪不容誅公論今日始發輿情快之猶以生時不能正刑為恨矣

謹按我 國家積德累仁世躋治道而未嘗聞有以道學告 君上者惟趙文正以性理之學輔我

中宗世道幾變而袞之讒喙慘於銛鋒芟刈良善殄瘁邦國原情定罪五刑猶輕而竟保腰領老死牖下身後削爵之罰不足以當萬分之一可勝歎哉

隆慶二年戊辰

今 上元年正月吏曹參議姜士弼以罪免士弼素無才德謬為時輩所推備歷臺閣出身未十年已陞承旨為人暗昧無志操只好飲酒妄希當路及拜忠清道觀察使乃大失望怏怏出怨言不治職事縱酒失儀物議非之還朝拜吏曹參議領相李浚慶語人曰姜士弼不被劾是朝無公論也諫官乃論遞○右

元本今字或連書於干支下而書上字於次行或無此二字今用一例

議政閔箕卒箕雖爲時論所許而貪財好色無行可觀既登相位外若扶植善類內實瞻前顧後不知者皆以賢相稱之許曄謁李浚慶浚慶曰今人皆以道學推趙公先祖而朴英鄭鵬世無識者何歟曄曰不特朴英鄭鵬也近日閔公箕學行俱備人無知者浚慶曰子欲比閔箕於朴英鄭鵬乎曄曰閔公居卿相之位故人不推仰若以閔公學行居于清涼山或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止此而已乎浚慶不以爲然謹按學者所以明道行者所以守禮也今許曄以學行推閔箕未知所謂學行者何事歟箕身無檢束逼淫婢妾門納關節贈遺接武權姦熾肆則容

默免罪清議激發則觀望沮撓學果可以明道行果可以守禮乎異哉許曄之觀人也若使箕有學有行隱于清涼智異之山抱道而終則是他人也豈可謂之閔箕乎若如曄言則一得善名之後雖冥行亂走亦不害其爲善士也以此觀人焉往而不見欺乎

閔箕之判銓曹也李珥爲郎每欲銓選以公防請託之路箕輒戒以勿過越生事珥語人曰閔公固賢相但畏小人而不畏君子人問其故珥曰使閔公得罪於君子不過不置顯班而已小人性刻若相忤則或有滅族之禍故閔公畏之識者以箕工於涉世不取

重焉○二月 帝使太監張朝行人歐希稷賜祭及
諡恭于 先王張朝入 王京求五明馬曰 皇帝
使我求之從者曰稱 聖旨無乃未安乎朝曰我聞
聖旨安可不說蓋 皇帝好馳馬云歐希稷性躁無
威儀事畢即發倍程而馳沿路州郡多以未及設供
帳得罪○日有青赤暈白氣如虹貫輪 王大妃還
政于 上撤簾謂侍臣曰女主為政雖使庶事成熙
大本不正他無足觀况未必盡善乎日變之作良由
未亡人之聽政也○以盧守慎為弘文館直提學先
是承旨奇大升於 經席啓曰學行出眾之人曾被
竄謫年今已老當汲汲收用擢以不次之位蓋指白

仁傑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等也大臣亦以為言於
是皆蒙擢拔仁傑已陞堂上守慎拜直提學希春拜
應教鸞祥拜執義未幾皆陞堂上○三月 命薦遺
逸京畿觀察使尹鉉以成渾應 命曰遺逸之士今
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深有自得之妙可謂遺逸
之次云李珥聞之笑曰學問深有自得之妙者遺逸
之士所不敢當也反以為亞於遺逸耶成渾是守琛
之子也早承家庭之訓行純而不雜學進而不退鄉
稱善士故坡州牧以其名薦于監司李珥是其執友
也因人止監司曰成渾是學者也曩得善名豈不可
恥乎此人當使之安靜以期成就監司尹鉉不聽曰

州牧已報不可中格○四月以洪暹爲右議政暹有
文名無操守容身保祿而已是時輿望屬于李滉
召命重疊滉不至乃以暹卜相士林失望○五月平
安道節度使金秀文襲胡于西海坪焚其聚落西海
坪本我地絕遠不能守恐胡人來居滋蔓故有時領
兵驅逐不從則擊之土地肥饒宜菜穀胡人冒死來
居驅而復還終不能絕自江界入驅之路甚狹僅容
一足上有絕壁下有深川名曰虛空橋乙丑年金德
龍爲節度使遣虞候奉昕等人覘胡人有無使之乘
機逐捕胡人預覺之要於虛空橋下石鼓噪我軍驚
散頗損國威德龍坐罷朝廷欲報其恥以秀文爲節

度使秀文宿將有威望銳意滅賊部分諸將潛師夜
行掩胡不意未曉至西海坪將四面合攻期以盡殲
會衛將江界府使張弼武性躁未及合圍而遽吹角
進軍胡人覺之大呼曰高麗賊至矣壯者乘暗多遁
去我軍盡燒其村老穉女子皆死秀文大喜奏捷
上嘉其功加秀文階正憲厥後秀文聞壯胡皆逃乃
愧懼疽發背卒○洪仁慶以父喪去位仁慶與李文
馨皆有名字仁慶頗張氣節且有不廉之名文馨言
其疵仁慶銜之亦掇文馨之過遂成嫌隙朝紳多兩
人之友各與其所親頗有朋黨之漸識者憂之大臣
右文馨故仁慶不得意以大司諫謝病解職至是遭

父喪朋黨之說乃息○秋李滉承 召命入京拜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 上必欲致滉屢下恩召詞旨甚懇滉不得已詣闕謝 恩然無久住之計姑以仰答 恩命而已○白仁傑謝病歸坡州仁傑志氣不羣而學術麤疎喜於敢言亦不適用時奇大升沈義謙方有時望仁傑語人曰奇大升果於自信必誤國事義謙以外戚安可預政今之士類大抵皆義謙門客外戚之權不可太盛聞其言者疑仁傑有攻擊之意或誤傳仁傑將去奇沈於是士類譁然以仁傑為嫉善仁傑乃棄官歸鄉○十一月拜白仁傑為大司諫 下書召之仁傑不至成潭問李珥曰白公去就

當何如珥曰白公立朝陳大計而 主上不用則可
以退矣今者 君臣之間無可去之幾只是有人言而已似當上來潭曰白公自言學術不足雖進不能
有為云珥曰若自量如是則非他人所可勸沮也
隆慶三年己巳

今 上二年正月以白仁傑為大司憲仁傑既退
上思其風節屢下教召之仁傑固辭以疾至是 上
特命陞品為憲長仁傑上章三辭 恩召不置乃拜
命○二月判中樞府事李滉請於 文昭殿正 太
祖東向及昭穆之位不從 上之初卽位也英明穎
悟一國顒望 聖德之成就未幾流俗之說日聒于

前 上意已染俗見李滉承 召入京雖加寵敬而無虛懷典學之志滉或 啓于 經席或上疏章每以聖賢之學勉 上 上優容而已終無反躬之實滉本執謙退又見言不採用歸意益決乃集先賢所作之圖補以己意為聖學十圖以進議論精詳滉曰吾之報國止此而已至是 仁 明兩廟將祔 文昭殿殿之祔享位次 太祖居北南向昭穆東西向而 殿宇南北短東西長 仁 明祔而祔享則殿窄不容故大臣欲拆開 殿宇補其南以容加設之位滉以為古者祔享之位 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祔享之儀只於 原廟即昭殿 文有祔

享而位次非古若因此會正 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相對則無拆開 殿宇之弊有因俗反古之美遂作圖為說而進之 上下其議于大臣大臣不好古固執以為 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若遷變則 祖宗之靈亦必駭異議遂不行李珥聞之歎曰今之望有為者其計左矣如欲有為當有變革今者百四十年已設之位倘不可遷則况百四十年已行之法乎窮則變變則通今者窮而不變吾不知之矣

謹按人君之奉先當崇重於宗廟而原廟非所當設也我國 文昭殿之設已久非 聖學高明以

禮事亡則不能革罷矣李文純自度不能廢原廟故欲就原廟中行古禮是亦處變而得正也大臣非有定見只欲苟循流俗以沮儒者之議而已主上既不好古而大臣又無識量宜乎賢者之不能立朝也

以李滉爲議政府右贊成固辭不拜○三月李滉謝病歸鄉滉自陳老病懇乞還鄉章累上上許之引見于便殿上問曰卿欲何言滉曰伏願聖明愛護士林上曰當爲卿勉之又問曰朝士何人可倚信何人爲道學乎滉對曰李浚慶可託大事願信任勿疑竒大升學問之士也但未造精微耳

謹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豈不信哉李文純以碩德儒宗當主上求賢之際所薦只二人而李浚慶則居首相之位不能引君當道苟招俊乂而矯亢自高無容人之量只欲遵守近規而沮格儒者之議殆不及於具臣矣竒大升則才豪氣麤學問不精自許太高輕視士類異己者惡之同己者悅之若使得君則其執拗之病將以誤國矣以文純之賢所薦如此知人豈不難矣哉

滉既辭闕朝士儒生出餞傾城牽挽遲留三宿江上而南歸○李浚慶請以仁廟不入文昭殿三司駁正之初仁廟禫後權姦當國以仁廟爲未踰

年之君不安于

文昭殿祀于

延恩殿

德宗位版所安

宗未即位故別祀于

延恩殿 國人悲憤至是與議欲於

明廟禱

後與 仁廟同祔

文昭殿浚慶以為

仁廟既祀

于 延恩殿不必祔

文昭於是眾議蜂起三司交

章至比浚慶於乙巳權姦浚慶亦自服過遂寢其議

○六月太白累日經天○金鎧有罪削奪官爵黜于

都門外鎧以舊臣持身居官稍稱廉簡而為人剛愎

自信不喜道學之士見人異於流俗則必深嫉之李

混既退鎧心不平語人曰景浩字混此行所得不少暫

詣京城手握一品告身歸以為鄉里榮豈不充然乎

曾乞假歸鄉還過全州遇觀察使宋贊劇談儒者之

弊傍若無人府尹盧禎聞其言退而脫紗帽投地曰

著此紗帽終不免禍矣蓋畏鎧將害士林也鎧素與

洪彞志同而相善及彞為吏曹判書鎧之族子金繼

輝聞之曰金判書殆哉蓋彞意與鎧合必引鎧持憲

若不能害士林則必為士林所不容故繼輝之言如

此彞果引鎧為大司憲鎧大言曰當今士類妄欲有

為不可不抑制也蓋指奇大升沈義謙李後白等也

乃於 經席白 上曰為士者當自飭其躬而口不

言人過失今之所謂士者自顧缺然而妄談是非詆

毀大臣此風不可長也己卯之時朝多浮薄之士推

引同類排斥異己趙光祖之得罪皆浮薄之徒釀成

其禍也願 聖明抑制此習於是士林疑鎧欲逐之或問于李浚慶浚慶曰且止一金鎧安能害士林此非獨鎧意也不可輕發為患滋大矣鎧聞士類疑忌他日又 啓曰臣前日之 啓非嫉善也惡似善而非善者也其言欲自明而其意陰險 上曰卿意非嫉善何必自明持平鄭澈進曰金鎧熒惑 聖聽嫁禍士林 聖明不可不察 上厲聲曰鄭澈過矣金鎧何至於此澈曰雷霆雖嚴臣言不可不盡因言鎧失切中其病鎧面色如土先拜而出於是士類合辭攻鎧承旨奇大升等請面對極言而不勝憤激語無倫序識者笑之於是三司交章請削爵放黜累日乃

允鎧被劾出都外有人以臺諫 啓辭示之鎧驚曰觀此 啓辭乃以我為小人也憂懣成疾數月而卒○坤方有聲如風水相激○閏月吏曹判書洪曇免曇立朝以清簡稱但嫉學問之士謂人曰真儒豈出於今世乎今之自謂學問者乃偽也若有真儒則吾當敬慕豈敢瑕疵乎自 中廟朝權姦例執國柄賄賂成風仕路清濁元衡通源相繼得罪朝野拭目佇見清明之政而居銓衡者未能盡革舊習如閔箕雖有時望亦不免以干請除官及李鐸為吏曹判書務張公道以為初入仕者若非上舍生例試蔭才賢者豈屑於就試乎乃使郎僚薦知名之士 啓請被郎

薦者雖不試才亦得補官於是士路稍清流俗羣非以爲輕毀舊規創開新例鐸與正郎具鳳齡被謗而不撓及曇爲判書欲反鐸之所爲以循流俗郎官不從曇甚恨之尤與佐郎鄭澈相忤一日當補官澈欲擬被郎薦者曇曰此人未試才澈曰若被郎薦雖不試才亦得補官已成近規矣曇曰開此新例物論崢嶸不可用也澈爭之固曇甚怒尤忌士類思所以逐之時舊臣如曇從兄右相暹判書宋純及金鎧皆與曇合先用純爲大司憲將攻士類適坐事遞乃用金鎧鎧得罪曇不自安辭疾免

謹按人君之知人厥惟艱哉如洪曇者居家有孝友之行立朝著廉潔之名處事多幹能之才流俗孰不以爲賢者乎顧其中剛褊自信無好善之量見人有以學問名者輒疑其僞非徒疑之又從而嫉之其言曰若有真儒吾當敬慕此甚不然假使真儒出於今世曇若見持身異於流俗則已疑其僞矣何敬慕之有其爲銓長也自謂至公無私而其所謂至公者不分賢愚工拙惟以求歷久近爲次而陞之曰一般朝士安可取捨其意欲使朝士無揀黑白輪擬清要徒以均一爲至公吁亦異矣若如曇言則爛羊都尉寵下郎將未爲猥濫而舜之放四凶舉十六相非至公也若使人君信用如

曇者則妨賢病國終歸於大亂而已

右議政洪暹辭疾請免 上不允暹亦不自安故也

○七月吏曹判書朴忠元免忠元素無才行浮沈取容馴致六卿及拜銓長物議殊不快鄭澈辛應時吳健會話見朝報相語曰此人豈合銓長客有聞者告大司憲白仁傑仁傑語其從子惟溫曰鄭澈辛應時使我駁忠元吾姑忍之惟溫洩其語於忠元忠元自知不爲清議所容乃謝病免○以朴淳爲吏曹判書淳清介有志操少事徐敬德深尊仰之立朝常以憂國爲心至是爲善類宗主倦倦以接引名士爲務其於流俗視之蔑如也大臣頗不悅及拜銓長物情甚

協而淳嫌其以新聞舊累辭疾不拜 命李珥見淳

曰當今時勢當哀集清流靜以鎮物務積誠意以感聖心銓衡之任不可委之流俗公若固辭使小人操柄則是誤國也會 上不許淳辭淳乃供職先是金繼輝謂李珥曰今之時事紀綱不立百度廢弛無可下手處珥曰譬如千年巨屋支傾補漏僅僅度日若遇風雨驟至必不能保當鳩羣材會衆工易而新之繼輝曰非徒不新又有兒童掘其柱根則尤不可支持雖欲改作必待善手若非善手而遽撤舊屋終不能新則只成廢基而已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爲誰珥曰朴和叔淳字爲人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比

只恨精神氣魄稟得弱恐不能當大事白老仁心事不凡志切愛君只恨氣麤學荒無以有為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上得主上之眷注下負士林之重望可以有為而終無擔當大事意思恐是自度才不足耳繼輝曰奇明升何如人珥曰明彥氣蓋一世亦奇士也但自許太過無溫謙受善底意思必不為士林所歸安能當大事乎繼輝曰畢竟時望焉歸珥曰無已則歸於和叔至是淳栗被大用時洪曇等深忌士類士類以為憂鄭澈謂李珥曰士類恐當先發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珥曰不可先發必危彼非貪鄙小人也嫉善之心未現於事上下皆不知其罪

惡今遽攻擊則不能見信而反挑禍階為士類者莫如自守飭躬務積誠意以得 上心而已彼亦不能先發今日事勢先發者必凶矣○八月太白經天熒惑入於輿鬼○弘文館校理李珥上疏辭職 優答不許珥自以為學未進不可從政前此累辭要職至是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恩居江陵老病無子請解官歸養且俟學進還朝 上答曰身雖在朝亦可以往來省覲何必解職哉因命吏曹曰往見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珥特令往來省可也珥感 特恩乃出供職○丁未行 明宗禫祭舊例禫後陳賀前一日李珥始就職謂同僚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即受

賀揆之情禮實爲未安百官哭泣之餘旋即陳賀是歌哭同時也同僚然之乃上劄請行慰禮而停賀上問于大臣大臣亦以爲然遂停賀○領議政李浚慶等以災變辭職不許是時日月薄蝕淫霖害稼妖星累見弘文館上劄子請因恐懼之時大奮有爲之志自上循例答之而已○丁巳附明宗大王于太廟上親祭後還宮大赦受百官賀以李彥迪沈連源配享明宗廟庭連源王大妃祖父也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之難尹元衡等欲援連源以固僞勳之勢強錄連源于三等連源雖不能辭而心傷善類之死且慙錄勳至於涕泣至是配享○李珥

於經席進講孟子臨文啓曰世代各有所尙戰國之時所尙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厚東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皆一代所尙也人君當觀一代所尙之如何所尙不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姦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偷惰徒知食祿以自肥而已無忠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有志者皆爲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尙如此聖上當奮大有爲之志以作士氣夫然後世道庶可變也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教人尙能熄邪燄廓正路以成如禹之功况人君任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教民則非徒垂教於後世亦可興化於當時其功

豈特孟子而已當今人心之陷溺甚於洪水之災楊
墨之害只望 殿下躬行心得施教於世盡其君師
之責而已講畢珥進 啓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
爲治必先下功夫於學問所謂學問者非特 勤御經
筵多讀古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功夫不
懈實有功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
學問之功其效不見於世缺人君則不然蘊之心意
者發爲政事故其效立見也當今民生困瘁風俗薄
惡紀綱陵夷士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
效竊恐 殿下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若此因循
日益頹敗則國之爲國未可知也伏願 殿下奮發

大有爲之志存心道學講求善政使臣民曉然知
聖主將興三代之道然後熟察羣臣之臧否擇其忠
國憂君者與之共事而不使碌碌無志只求餽啜者
冒居大位舉錯得宜人器相稱則經濟之士必有出
爲世用者而國事庶可爲也 殿下誠志於治則雖
常人之言可補 聖德若 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
具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領議政
李浚慶進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
之事非近規也恐壞體統也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
臺諫及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珥曰此言不然
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

亦經筵參贊之官也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之言太執也今者善政不舉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欲拘常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下所望也上於羣臣之言皆不答○王大妃命會經筵官及實錄廳諸臣于闕庭賜酒及色綉表裏○李珥白上曰為治先須識時人君雖欲有為若權臣專國或兵革擾亂則雖有其志治務難成矣今者幸無權姦及戎馬此正殿下汲汲有為之秋也上曰此言則然矣但戰國擾攘之時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則雖有戎馬亦可行王道矣珥拜

謝曰殿下所見誠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行在於實功不在於言語伏願殿下實下功夫也孟子之言曰一正君而國定此最要語也夫君心既正則政事之間雖有小失自當改革矣若君心不正則雖使政事偶合於理漸變為非矣今者殿下先正聖心日用言行粹然一出於正以表率臣民則君子有所恃而盡忠輔佐小人亦知上心之不可干以私將必革面向善矣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也○九月李珥每因進講陳達為學為治之說而上默無一言珥乃啓曰自古有為之主欲興至治則必推誠待賢酬酢如響開懷虛納故上下交孚而政治成焉

堯舜之時不言而信無爲而化若無待於言語而考之古書則堯舜與廷臣都俞吁咈無言不答况後世乎至如我朝 世宗 世祖與羣臣相親如家人父子故羣臣感恩懷德竭其死力焉今臣累得入侍每見 殿下於羣臣之言略不酬答夫一家父子夫婦雖至親若使父不答子夫不答妻情尙阻隔况君臣名位懸絕者乎羣臣得見 上面只在 經筵故人侍之臣預思所奏晝思夜度及至 上前怯於 天威言不盡意十達二三自 上雖虛心酬酢尙患下情不達况沈默不言以阻之乎日今天災時變近古所無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爲 殿下計當敷求

善策汲汲救時不宜深拱無所猷爲也 明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憂也非受其樂也二百年 宗社日阡危地而 殿下不思振起之乎 上曰蘊之爲德行然後乃可發之爲事業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亦當行之有漸不可粹然遽復也珥曰 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論但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是故德行事業當一時交修竝進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粹復矣至於革弊救民則此豈難行之事乎堯舜之德雖不可粹成但求堯舜之用心法堯舜之善政則

庶幾堯舜之治矣 上曰古亦有無堯舜之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珥曰古人無法堯舜者故不見其治誠能法堯舜而行之則豈無其治乎程子有言曰後王若明春秋之義則雖無舜禹之德亦復三代之治此其明驗也且孟子勸齊宣梁惠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道故也豈好爲空言哉以德言之舜禹之德非二君所可猝辦也德雖不及於舜禹而奮發大志力於躬行信任賢臣每事取法舜禹則舜禹之治可庶幾也臣民得遇 聖君乃不見治化則何時得遇太平之日乎時李珥因書堂月製乃設作問答之辭以陳人君爲學爲治之道名曰東湖問答 上問珥曰

東湖問答何以漢文帝爲自棄乎其論似過矣珥對曰文帝固是天下之賢君也臣所謂自棄者抑有意焉先儒謂若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文帝以質美之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志趣不高終於雜霸故臣以爲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能復古以經籍遇火眞儒不作故耳豈是文帝之過乎珥曰文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哉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時中宮未建獻納吳健 啓曰擇妃當先觀家法且外戚之患不可不預防 上曰人君自不賢故外戚爲患人君苟賢外戚豈能作威福乎珥曰 殿下之見

誠卓然矣但人君雖賢不可自恃其賢而不爲之檢防也擇妃須見家法之如何不然則聖女未可必得而後日外戚豈無恣橫之憂乎上曰王莽之女孝平皇后亦賢明則何必繫於父母乎珥曰若泛論事理盡其常變則上教亦當矣今擇聖配而不問父母之如何以冀萬一之幸則無乃不可乎必須咨訪大臣博採羣議必得家法純正父母仁賢者然後乃爲國家之福矣○李浚慶侍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其瘡痍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僞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仁廟禮陟中宗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心豈歸他人哉姦兒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沒慶曰此言則然矣但先朝之事不可粹改珥曰不然明宗幼冲卽阼雖不免姦兒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姦矣雖曰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言輕乎○上王大妃尊號曰懿聖百官陳賀○命革四館侵虐新進之習李珥白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但弊習傷教者則不可不革

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為念况使之毀冠裂服宛轉泥水中盡喪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豪傑之士孰肯為世用乎 中朝接待新恩頗加禮貌若聞此事則必以為胡風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耶珥曰於傳無徵但聞麗末科舉不公登第者多貴家子弟口尚乳臭者故時人目之曰粉紅榜人情憤激遂肇侵辱云 上曰此可革也遂傳教痛革○弘文館上疏請定 聖志以求實效崇道學以正人心審幾微以護士林謹大禮以重配匹振紀綱以肅朝廷尚節儉以舒國用廣言路以集羣策

粉紅
作紅粉

收賢才以共天職革弊法以救民生疏入 上斥以過越不納於是 上臨御三年無圖治之誠臣鄰皆習於因循道學墜地人心趨利儉細伺隙朝乏直言紀綱陵夷奢侈踰度國用虛竭賢士退縮民瘼日深定配之所又未知必出於仁賢之家故玉堂之疏如此○ 上別祭于文廟試儒生賜盧植等及第○冬十月以災異避正殿減膳撤樂求言于四方時日變異常延訪公卿領議政李浚慶對以嘉禮在邇而變異如此恐有後日宮闈干政外戚恣橫之蔽願恐懼修省○李珥於 經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 啓曰當今民生憔悴紀綱紊亂四境之內不治

甚矣設使孟子問 上以如何則自 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珥知 上無求治之志遂有去志適聞外祖母病重乞解官歸省 上賜假使歸○十一月尊德興君爲大院君加嗣子河原君理爵一品且給土田臧獲 上欲以一品爵世襲俾奉其祀朝臣皆以爲不可且曰宗室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變也乃以爵祿限四代只以土田臧獲世祀

謹按專心正統固理之正宗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一節之外極其隆重無所不可朝臣不揆情禮惟舊規是守夫舊規雖不可變事理萬變亦安能膠守乎今 上以芻支入繼大統此亦舊規乎

大院君誕育

聖躬而四代之後嗣孫絕祿其與嗣濮王世祀之例異矣豈不有慊於 聖心乎

十二月冊朴氏爲 王妃 王妃父應順以例拜領敦寧府事應順之弟應男有時名處要地與沈義謙甚密 朴氏之冊封義謙之力爲多

隆慶四年庚午

今 上三年春正月吏曹判書朴淳辭疾免以李鐸爲吏曹判書鐸時望雖不及淳而愛士有局量及居銓部務張公道政事比淳爲優矣○三月左議政權輒稱病不出 上敦諭乃出初輒於 經席聞白仁傑進言曰君相相和如父子兄弟然後乃成事功今

日可謂相和如父子兄弟乎轍誤聞其語以爲仁傑
斥轍與李浚慶不和退而語人曰吾被白君重駁不
可復出時浚慶以病辭職轍又引疾時論囂然洪暹
聞之 啓曰仁傑之言未知何意權轍與李浚慶素
無纖芥之嫌不可因人言而動大臣 上答曰仁傑
性本朴直有古人風雖有過言不可介意遂諭轍出
視事仁傑聞暹言驚怪到政院請考日記則別無斥
轍之言乃上疏自解然後轍覺其誤乃出

謹按大臣受國重任當盡其職自反而縮則不可
以人言自沮也自度不能稱職則當懇辭以授賢
才可也今權轍備員三公無所建明瞻前顧後惟

人言是畏豈無愧於大臣之名位乎

親臨試武士于慕華館夕 還宮未入闕門昏鐘已
動扈衛羣臣家在三門外者聞鐘馳散人馬辟易識
者驚駭○旱甚 上問弭災之策于李浚慶等三公
所陳累數十言皆陳言別無適用之策是時凶荒太
甚民生失所國勢岌岌而大臣因循無所建白士類
之稍欲有爲者則輒斥以喜事士氣甚挫○兩雹白
虹貫日天變疊現人心危懼大臣臺諫及政院請避
正殿求言 上答以更觀日候不聽○藏 胎于林
川初 上卽位朝議欲依 祖宗例擇地藏 聖胎
求于潛邸得之園北松林間乃擇地將藏于江原之

春川功役垂畢審其正穴是古藏也乃移于黃海之江陰開基之際去正穴數十步外有埋小罌者或亦疑其古藏觀察使具思孟曰此非正穴且只有小罌無他物不可以此輕廢大役衆疑乃定功役亦垂畢朝廷聞其事憲府論思孟不啓稟之罪罷之大臣以爲不當藏于污穢之處乃移于忠清之林川于時百姓飢饉勞於運石一藏 聖胎害遍三道識者歎之

謹按人君崇高已極故人臣不以承奉爲敬而以責難爲恭當此凶荒生民塗炭之際大臣臺諫不汲汲於匡主救民而惑於胎經之說屢移 聖胎

竭三道民力而莫之恤謂之何哉 山陵卜兆重於藏 胎而猶不避古藏至於掘人墳墓而藏胎獨避古藏何歟且國內峯巒只有此數歷世無窮藏 胎不可再用則抑求之境外乎其非可繼之道明矣

四月近臣復以災異請避正殿 上曰避殿乃人君貶己之道人臣豈可輕言乎 上將親行夏享祭于宗廟大臣諫臣近臣皆以災異請勿 親享 上乃止

謹按 親享 宗廟禮所當然於謹災之道有何妨礙乎若減損儀仗從衛而躬詣 宗廟則於奉

先謹災兩得焉矣朝臣不知此義乃以親享比之於遊觀以沮盛心是與修齋誦經以求却敵何以異哉嗚呼大臣侍從皆無識見如此雖欲格王正事其可得乎

早勢益熾上乃避正殿減膳撤樂求言于四方○
己未親祭南郊山壇祈雨○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四人從祀于文廟上曰如此重大之事不可輕舉疏三上終不允○
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大意其一則請革弊政二則請昭雪乙巳己酉之冤三則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四則請招李滉五則請致仕還鄉上優獎以答下

金白從

其疏于大臣使之議啓○大饑京畿慶尙忠清三道尤甚上於經筵問洪暹曰欲遣御史于三道問弊賑饑誰可者暹曰小臣茫昧不識其人自上簡命宜當無已則當與諸大臣同議以啓暹出與權轍議啓曰御史之命當簡在上固問之三公乃同議以啓曰三公之薦御史無前例恐有後弊上乃止不問
謹按大臣秉勺調元一國之事無不預知况薦人授職乃其責任乎三公坐食中書徒然充位於國事不知得失於人才不辨賢否粹然承問錯愕罔措乃以無前例爲辭其自爲計則得矣奈天下

後世嗤笑何嗚呼國事日非弊習已痼而徒務遵
守前例坐而待亡大臣非其人禍可既乎

五月領議政李浚慶等以白仁傑疏議 啓曰疏中
聖學做功招賢委任之事惟在 聖明省察而篤行
之其餘陳弊則皆方今商確講究之事乃有司之務
不敢更煩 聖聽也觀其大意則欲昭雪乙巳己酉
之冤枉從祀先賢於文廟而已乙巳之 缺 實多有可
議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議也已酉之獄最爲冤
枉誠可於悒從祀事仁傑之意雖指趙光祖而吾東
方義理之學實自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文廟誠無
所愧 聖教以爲乙巳己酉非今日所當議而從祀

廟庭不宜輕舉臣等不敢容喙然其事有如此者敢
陳首末自 上答曰知道

謹按大臣輔佐人主雖平居無事猶當竭誠匡救
必使國事歸正而後已可也况變異非常上下遑
遑之際乎浚慶等以 前朝遺老爲 主上所倚
重齒爵俱尊更無所希因此 聖上求言老臣陳
疏之時盡言不諱振起頽綱則人望洽矣顧乃含
糊未白至以不敢容喙爲辭是何言哉大臣不敢
容喙則孰敢有發言者乎乙巳之事三尺童子皆
知其誣枉神人之憤久矣今乃言及之而不言諉
以不敢輕議其荒甚矣大臣之 啓模稜未辨故

自 上亦答之以知道無所可否嗚呼國是之歸
正終不可望也已

己卯 親祭于社稷祈雨是日雨作○是時李浚慶
權轍洪暹為三公轍暹本以庸才循資以致相位惟
浚慶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受言
之量當災害切迫人心恟懼之際別無建白士論非
之浚慶亦不自安由是與新進士類不協奇大升才
氣有餘論事果銳尤與浚慶積忤大升發忿棄官歸
士類多惜之白仁傑語人曰方今朝廷新舊不和大
臣務欲安靖其弊也儉士類務欲建白其弊也激當
使調劑得中吾欲見 上盡言之聞者恐仁傑言繁

失旨反致 主上疑有朋黨乃力止之洪暹謂仁傑
曰我作相何如若有可相者在朝則君不効我乎仁
傑依違答之退謂人曰退溪若上來則洪暹之位論
遞何難特退溪不來耳仁傑以忠直自許而學力不
足精神已衰自 上雖示恩寵實不用其言士類亦
不信向所親多勸仁傑引退仁傑曰吾感 聖恩未
忍決去爾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眾情憤鬱咸以
為冤枉未伸致此旱災浚慶等見物議難抑乃率東
西壁詣闕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冤削李芑鄭彥慈
官爵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冤
枉猶未舉偽勳

謹按人臣事君有犯無隱乙巳之禍冤通天地憤結神人僞勳不削無以正名今者大臣不敢舉乙巳三司不敢舉削勳使其不知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舉大事動人主者雖至誠貫石猶懼不格况以穿鑿之智瑣屑之誠欲以感悟君上安能濟事乎宜乎僞勳之不能削也

以朴漸爲正言謝病免漸居家以孝友著名沈義謙與之深交李樑用事之時漸見士林將被禍力勸義謙白其父領敦寧府事鋼逐樑樑既竄漸不能韜晦自言其功名譽頓盛所交皆名士門庭不靜漸才智不足又無學術而每發憂國之言若聞善士不得清

顯之路則必欲薦于當路識者閔其騃不知者樂其勢媚嫉者忌其名於是毀譽交至薦以孝行與成渾等拜參奉未幾登第白仁傑素不知漸只聞其名及成渾擢拜六品也仁傑乃白上曰朴漸學行俱備當超拜六品而柄用之上嘉之命授六品物情未快忌者益衆人或尤仁傑誤薦仁傑曰我不知漸但聞與成渾竝稱渾陞六品故妄意漸當超拜今衆情未協吾欲還白主上收其命仁傑之志慮無定如此李浚慶素不快於漸一日有人求通關節于浚慶浚慶不許其人曰朴漸以白衣尙有權勢一紙之簡使州郡振動何物宰相反冷落如是浚慶曰朴漸

之無行如此乃盜重名乎尤惡之及漸拜正言浚慶謂大司諫金鸞祥曰朴漸不可居清要鸞祥亦聞漸多過失欲與同僚論劾同僚驚拒之鸞祥曰我爲長官不能取信於人當自劾乃詣闕 啓曰朴漸浮淺好議論爲儒生時非議政事交結朝士此人不合居清要故欲與同僚劾奏而同僚不聽是臣無狀不見信於僚屬也請遞臣職 上不允而臺官以鸞祥爲非劾遞之漸不自安辭疾不拜浚慶入侍 經筵極言漸之罪過 上曰朴漸無狀我幾爲所誤顧白仁傑曰何以薦之仁傑曰小臣只信傳聞之說妄達于冕旒浚慶之言是也

謹按朴漸學術不足善名太盛譽固過實毀亦非眞鸞祥旣不悅漸則當以名過實其劾之可也朝士之居清要者未必皆優於朴漸則置而勿論亦可也今乃以非議朝政爲罪目則是啓 君上厭言之心防朝士直言之路也其害豈淺淺乎夫以儒生非議朝政雖於一身有出位之責朝廷不可以此罪人也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言之不孫非國之害也豈可使士言孫而爲無道之邦乎 鸞祥旣遞士類多尤其謬 啓鸞祥曰我二十年竄謫今蒙 聖恩一身尙不自惜况恤其他只恐朴漸以虛名誤事故奮不顧身而劾之耳且非獨我意有

識者亦言漸不可用我之此舉只為國家耳鸞祥未
 久以疾卒或以為見忤於士林鬱鬱增疾云○甲午
 弘文館始舉削勳之議臺諫避嫌後還就職自是三
 司及舉朝皆請削勳○六月戊戌丁未己酉罪人竝
 命仲雪惟李弘胤不赦削奪李芑鄭彥懋官爵是時
 臺諫逐日伏閣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頻來 啓達舉
 朝及宗親儒生忠義衛之屬皆爭上疏而 俞音止
 此物情愈激○自五月大雨至于七月雷震之處不
 可勝紀人畜多死○八月壬戌 命招三公東西壁
 六卿三司長官引見于思政殿咨議乙巳之事始削
 奪鄭順朋林百齡官爵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廷請削

偽勳仲雪二柳之冤

灌仁

自是之後兩司日五 啓

玉堂日三上劄○九月丙寅臺諫始辭職○十月丁

巳臺諫以 聖節拜表事就職復論 啓乃 命柳

灌柳仁淑仲雪叛逆之名十一月停 啓自舉事之

後百司廢職叫閤者凡七朔而竟不得削勳大臣初

迫於衆情不出於己誠故終未回 天浚慶等猶曰

舉事當以漸進削勳之議太遽故未能得請耳

謹按舉朝叫閤竟未蒙 允其故有四 嗣服之

初雖未能遽革前謬大臣當以姦兇之罪良善之

冤日陳於 經席浸漸於 聖聰使 主上預定

好惡之權衡而顧乃含糊未吐及其端既發猶以

不可輕議為言以致 主上難於粹改 先朝之事一也大臣皆以為尹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為實謀叛逆者夫尹任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誅任者豈無勳勞乎 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陳 啓之時不直請削勳而辭旨迂回不明亦乏誠懇 主上知大臣迫於下情而非其本心故終不取信三也原從之錄大半是內人之族根盤宮掖百計交亂而闕中之人習聞叛逆之名泣訴于 慈殿反以公論為負 先王 慈殿不能辨誣 主上難於擅斷四也

方 上牢拒公論朝野洶洶之際人或勸沈義謙使

達于 慈殿期於成事義謙辭不敢白仁傑曰李樛之竄義謙實通于 慈殿今獨不敢何也是義謙不欲削勳也先是朝士有以削勳事問于義謙者義謙曰原從功臣千有餘人多有締結掖庭者此人等必冒死圖沮公論若舉事而未成反有害焉不如且止識者以是短義謙○設正供都監浚慶等欲救民弊別設都監以三公領之選朝士之有才識者充其郎將以利民而 上意只在循例大臣亦憚於更張徒以文簿筆削而已別無革弊之事識者笑之客有語於權轍曰正供都監將以均列邑之貢進也州郡或昔饒而今乏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民戶或昔眾而今

寡田野或昔闢而今荒爲今之計當觀州郡物產之有無民戶之多寡田野之荒闢錢穀之豐嗇改定貢進之數各得其當則貢進均平而八路猶一家民受實惠矣今也不然小縣不當大州十分之一而其所定貢物略有差等而已無大分別小縣之民尤苦役重此不可不改者也轍曰如此之事必待命世之才非人人所能也但州郡之凡百所需爲官用者一切不賦於民皆以倉穀自備則民可休息客曰州郡貧富不同大邑則或可支持小邑倉穀無幾守令必不免憑公營私巧立名目以取於民矣假使不取於民若倉穀已盡而經用不可支則將何以處之轍不以

爲然○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滉字景浩性度溫醇粹然如玉少以科第發身晚乃志乎性理之學不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稱枉芑還奏復爵滉見權姦執柄尤無立朝之意拜官多辭不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滉卜居于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足味於淡泊勢利芬華視之若浮雲然季年築室于陶山頗有林泉之趣 明廟末屢下 召命滉固辭不至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爲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工模滉所居陶山爲圖而進之其敬慕如此滉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訓諸說之異

同亦得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居閒處獨典
墳之外他不掛懷有時逍遙水石間吟詠性情以寓
蕭散之興學者有問輒罄所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
處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
退辭受取與之節不敢分毫踉過人有所遺非其義
終不取其僑居漢城也鄰家有栗樹數枝過牆子熟
落于庭滉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牆外其介潔不可
尙已今 上初卽位朝野顛望至治士論皆以爲非
滉不能成就 聖德 上意亦屬於滉滉自度才智
不堪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末儒者難以有爲 上心
求治不誠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恃故懇辭爵祿期

於必退既反陶山言不及時政輿情猶望其復起而
滉遽卒年七十朝野痛之訃聞 上震悼命贈領議
政葬以一等之禮滉子寓以遺言辭禮葬朝廷不許
太學諸生共具奠爲文往祭之滉雖無別著之書而
議論之發揮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 中廟末
有花潭處士徐敬德亦以道學名世其論多認氣爲
理滉病之爲說以辨之辭旨明達學者信服焉滉爲
世儒宗趙光祖之後無與爲比滉之才調器局雖不
及光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光祖之所
及矣

隆慶五年辛未

今 上四年三月以盧守慎爲大司憲守慎自復職之後每欲退休上章乞歸養父母言甚切至 命授近鄉州牧以便養親拜清州牧使俄陞忠清道觀察使未及赴任遭父喪喪中得疾 上遣醫診視至是免喪 上素聞其賢特命陞品拜憲長守慎懇辭不獲將南歸尙州省母 上親教曰卿不可一日不在予左右將母上京以全忠孝可也因命慶尙道列邑發輜軍護其母上京守慎感 恩流涕其母本居漢城以上來爲喜故守慎不能辭退是時李滉已卒重望在守慎而 上只加恩寵無共理國事之志守慎所言多不用守慎亦創於前禍不復以行道自任士

林猶以賢人在 朝倚而爲勢矣○五月領議政李浚慶以疾遞爲領中樞府事浚慶爲相務欲鎮物不能有爲士林多短之然有清德門無賄賂或稱賢相云○以吳謙爲右議政權轍洪暹以次陞職謙尋免謙立朝外雖謹幹內乏淳實久爲贊成不得拜相知士類不與乃乞骸骨歸羅州至是拜右相司憲府以非人望劾之乃免○以李鐸爲右議政鐸雖短於學術淳厚有器度且有好善之量故時望歸之但無矯矯風節臨難不能無屈撓居相位謹飭無他而已○六月以朴忠元爲右贊成尋免忠元以庸陋之資模稜取爵位備歷清顯人多嗤笑少時爲正言許沆爲

此段元本多墨漆處今皆還錄惟間味之

大司諫方附金安老勢焰翕赫殘害士類無餘力忠
元素交其壽聃一日往見之壽聃曰近日臺諫駁擊
太過豈不感傷和氣忠元然之他日謂同僚曰近日
彈章過激識者以為不可沈怒曰識者謂誰忠元不
以實告沈曰正言不吐實亦是黨惡忠元懼罪以壽
聃言告沈曰壽聃罪人也正言往見之非也若不詣
闕自首不能免効忠元尤懼乃以見壽聃事詣闕自
効壽聃由是遠竄士林喧傳以忠元為賣友不容於
清議及拜贊成兩司交章効之累日乃命落職○
七月白仁傑解官歸坡州是時士類雖據清要而大
臣皆是流俗大小官議論矛盾朝廷乏清和之氣姦

謗下割土八行終無所考

人之不得志者頗伺間隙及吳謙朴忠元相繼被論
大官之庸碌者咸懷不平之心仁傑素服李浚慶之
為人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為恨有時發於言語且
不取奇大升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失士類頗疑之
李元慶者浚慶再從弟也失職怏怏甚欲朝廷生事
上舅鄭昌瑞亦欲攬權勢相與潛謀欲攻朴淳李後
白吳健等凡十餘人名不能悉記元慶欲藉仁傑及浚慶
為聲勢每謁仁傑暴揚淳等過失仁傑衰老不能辨
是非元慶每託浚慶之言以動仁傑仁傑尤惑之元
慶一日謂仁傑曰上甚厭朴淳李後白去之易也
仁傑問于闕起文起文不能止乃往見盧守慎元慶

亦在座起文謂守慎曰白士偉欲妄作公使止之元慶曰此人決死生而舉事豈以他人之言中止乎起文既出元慶謂守慎曰叔度起文非可信者今日與我同聽白公之言而乃告公止之此豈可信者乎頃之仁傑亦見守慎曰士林之年少者氣頗盛欲抑制之守慎止之有李睿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義謙之兄仁謙其書略曰先克領樞李俊次見士偉此事今明當發內通不可不速圖也於是物議囂然皆以為仁傑將害士林浚慶主之云李鐸聞之使朴受往問其故因止之受見仁傑具以物議告仁傑驚曰我豈害士林乎但以方叔沈義謙為未便耳受曰南袞輩

神武門遺迹公豈踵之乎仁傑大駭曰士林疑我至此乎受出遇吳健于仁傑之門外未及交語而歸健入見仁傑亦以所聞告仁傑陽驚曰寧有是耶辭色若不聞其言者健尤疑之權轍亦使人止仁傑仁傑慙不知所為歷見轍及朴淳自明言辭多遁首尾徑庭莫辨端倪士林駭異之或謂仁傑曰不退事叵測仁傑乃狼狽而歸士林之疑不定或以仁傑為受間昧之謗

謹按仁傑學力雖不足亦將自惜名節何至於謀害士林乎必是老衰之際為羣小所賣或昧是非耳撐天直名一舉而摧之吁可惜哉仁傑之衰固

可惜而朝廷之事尤可寒心賢否雜糅黜陟不明廟堂無柱石之重臣臺閣乏謇諤之直言千里之國委之空虛之域至使李元慶鄭昌瑞蟻蝨狐鼠之輩亦欲奮臂於其間嗚呼殆哉

贊成闕位 上特命以朴淳為右贊成士林乃安于時朴淳為士林領袖李後白能執法而狹隘不能容物吳健為吏曹郎欲清仕路以矯積弊甄別黑白不避怨謗故羣小尤忌嫉之仁傑既退士林惡李元慶欲罪之又恐不靖皆以為大臣於 經席詳陳其故因以斥逐則深得事宜朴受以告權轍轍若將陳啓者鄭澈聞之曰權轍必不辦此若能辦此非權轍

陵下
本有丁
字二年

也轍果以連累浚慶為辭竟不 啓○八月 康陵閣火素服五日○冬畿甸多虎患命將起軍圍捕軍士侵掠閭閻民間苦之甚於虎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八

Blank lined area for text.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